

開放文學－諷刺警世－醫界鏡  
第九回 寫別字庸醫受辱 詳種子妙法翻新

卻說周藥師回江陰之後，結交那般潑皮，仍舊行醫，要講到他做郎中的樣子，齷齪下流，也描摹不出是那一種。他靠了那般婦女們的推薦，日行日廣，後來竟做到通縣聞名，說他是個好婦科，他也就闊綽起來，坐了二四轎，用四個班轎夫，好不威顯。他起初本是開的滑頭方子，近來因紳家也有請他，要學開脈案，又不明白醫書，別項書又看不懂，遂買幾部淺顯的小說，看過兩月，即照那小說上的說話，開起脈案來。一日倉稟橋胡靜翁的夫人，產後患病，他的岳母薦藥師來看，靜翁本曉得藥師是不通的，因是岳家薦來，不好回卻，只得請他去診看，看過病後，到書房內開出一張方子來，靜翁從頭看道：卻說這樣毛病寒熱齊來，顛顛倒倒之患，吞吐不出，霍霍落落之聲，問他幾時起的毛病，他說是產了孩兒已有八九天了，我看他舌苔白絳，脈息生梗，只怕他還有瘀血不曾出盡，今且不管他瘀血不瘀血，究經那寒熱是要緊的，未知方子如何，且聽開出分解：當歸、川弓、原樸、青高、炮姜、甘草、半夏、麥冬、桂子、一白芍。靜翁從頭看來，已忍不住要笑，及看到白芍想是白芍，他寫時把筆頭多彎了一彎，竟像一個苟字，遂不禁大笑起來。藥師問甚麼好笑，靜翁當面不好搶白他，假意說道：「先生的脈案，如白香山的詩，明明白白，老娘都解的，那方子上寫的字亦甚黑，弟看得得意了，所以好笑。」藥師道：「脈案呢？弟亦隨筆寫寫，過蒙謬贊。方上字黑，想是尊府所用之墨乃胡開文的古鏐，極好的緣故。」靜翁只好暗笑，支吾幾句出來，心上實在詫異：這種瘟貨也要做郎中，真正豈有此理。

那高岸到倉稟橋，有四十里路，照藥師診例，連轎錢要四塊半洋錢，靜翁開銷他塊半，轎夫不肯受領，說是遠要加三塊洋錢，靜翁道：「我這塊半，還是多與他的，方子上有十幾個別字，拿去教他改准了，我便照數給他。」轎夫跑到書房，與藥師說了，藥師方才滿面羞慚，也不爭謝金，一逕出門，打轎回去了。

這周藥師的歪運，說來也是稀奇，在不懂醫道人家的婦女們，心服情願請他，也罷了。周莊有一醫生楊谷蓀，醫道上的本領，於時症瘟病，很是好的，他夫人老病發作，谷蓀調理了兩個月，不能痊癒，他夫人也曉得藥師婦科有名，教谷蓀去請他，谷蓀笑而不應。經不起他夫人日日催促，說是你不替我去請周藥師，是不要我毛病好了，橫豎我也不要活了。谷蓀不得已，打發人拿了名片去請，這藥師見楊谷蓀來請，到吃了一驚，繼又想道：料是我本領真正大了，所以楊谷蓀亦看得起我來，即回了城內來請的生意，馬上坐轎，同來人到谷蘇家來。谷稱人極圓滑，勉強出來應酬，藥師得意洋洋的說道：「今日本是要到城內李兆佳家去，看一個乾血勞毛病，因是先生呼喚，不敢不來。」谷蓀因他說起乾血勞，即問道：「治乾血的方子，除過金匱的大黃蟲丸，請問還有何方？」藥師不懂，只當谷蓀問他，曾否去過金匱，即答道：「金匱是不曾去過，無錫惠山卻去逛過幾次。」谷有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即拂然而出，不去睬他，教兩個門生，陪他到夫人處看，掩飾夫人眼目，方子也不吃他，那藥師謝金也不敢拿，到高高興興回去了。

自此藥師靠這歪運，行了二三十年，家資很大，精神強壯，到六十歲外，面如童顏，可惜無子，只有兩個女兒，到後來歪運退了，就生出事情來。那高岸東首張姓家，有一個媳婦，產後患病，始終相信藥師，請他一手去看，不曾請過別人，竟被藥師醫死，張姓家來與藥師吵鬧，藥師輾轉請人說情，說他死了一個媳婦，我拿女兒配他的兒子是了，張姓方才答應娶了他的女兒回去。張姓是個中下等人家，藥師也是出於無奈，心中總有些拼不得。不料歇了兩月，高岸西首李大郎家，媳婦有四個月身孕，被藥師粗心浮氣，用了打藥，落下身孕，血崩而亡。那李姓家極窮苦，偏偏是個大族，人丁眾多，邀同族數十人，到藥師家內亂嚷，要他償命。藥師磕頭如搗蒜，情願將第二個女兒賠償與他做媳婦，才能完結。藥師只有這兩個女兒，一齊賠了人家，好不氣悶，從此不肯出去看玻藥師元配早亡，續娶年紀尚輕，一日晚上，吃過夜飯關上大門，與其妻在房內談心，想到女兒傷心了一回，忽聽得有人敲門，即問道：「那個做甚敲門？」外面應道：「今有周小三娘子生產不下，要請先生去看。」藥師聽得慌起來，向其妻說道：「不好了，周小三又想到你了，快去回他，說不在家，不要開門。」其妻即去回報了，自後藥師恐怕又有人家來請，即搬家到別處居住，不知去向。

且說前曾交代過周莊楊谷蓀，是治時症的好手，他還有一樣本領，是種子的良法。谷蘇正妻賢淑，而有莊姜無子之歎。

谷蓀年過四十，憂愁乏嗣，乃博覽方書，遍訪名人，得了種子妙法。乃娶了一妾，年十八歲，娶過之後，谷蓀日服柯杞子、肉蓯蓉、何首烏丸藥保養精神，以待時至。那一日是三月初一，問得其妾早晨卯刻月經初來，谷蘇一算須到初三日中時落紅方盡，合到經行三十個時辰，到初五日恰恰經盡第三日了，晚間吃過夜飯，先與妾言明，不好惱怒，不好吃醉過飽，不好吃辛辣等物，自己也先戒了，聽得打過十二點鐘，即教妾上牀先臥，自己上牀端坐，口內呵出濁氣，鼻內吸進清氣，定一會神，提一提氣，然後教其妾端睡正臥，不得歪偏，乃與之交，交到歡暢之際，覺得下部欲泄，乃將陽物算准，到子宮一寸二分深，然後泄出，泄精之時，咬定妾之上嘴唇，令其一驚，則子宮內之胎已定矣。從此得胎之後，即與妾分牀而臥，又教訓妾行坐端嚴，性情和悅，後來生下一子，眉清目秀，體質強壯。谷蓀用此良法，連得二子，也曾將其法傳授出來，節錄如左：

或問谷蓀種子，何時可以下種？答曰：三十時辰兩日半，較準時候君須算。蔣紅將盡是佳期，經水過後莫妄亂。解云：每日有十二個時辰，兩日二十四個時辰，兩日半三十個時辰，假如女人月經來是初一日半夜子時，算到初三日巳時，恰恰三十個時辰，當此巳時，月經將盡，到初五日，即是佳期。此時子宮開而納精矣，宜在此時交接。

又云：洞裡桃源何處尋，算來一寸二分深。交接之時君須記，過卻桃源枉費心。解云：洞者，陰戶也；桃源者，子宮也。在陰戶內一寸二分深，泄精之時，不可深入，深入則泄精他處，股不結矣。

又云：女虛男實效乾坤，以實投虛是的真。總是兩人皆寡慾，佳期如值始相親。解云：男子寡慾則實，女人寡慾則虛。實陽能人虛陰，俟男子陽精充實，適值女人經盡後，血海虛淨，子宮正開，與之交合，是以實投虛，一舉而成胎矣。第三日，新血未盛，精勝其血，血開裡精，必成男胎。第四日後新血漸長，血勝其精，精開裡血，必成女胎。詩云：玉湖須淺泛，重載卻成優。陰血先參聚，陽精向後流。血開包玉露，平步到瀛洲。

又云：從斯相暫別，牛女隔河游。二月花無髮，方知喜氣優。解云：既得胎後，須當禁止，不可再度，恐觸傷胎氣，故言牛女相別，不得相會也。花無髮，謂次月經水不來也。

又問曰：如先生所論方法，依樣行之，必生佳子無疑矣。倘或其時已到，或男女情實不開，興致不佳，先生更有何妙法乎？答云：更有奇秘法，納在陽物頭上，與陰戶花心之內，自然興致勃勃，如魚得水矣。先服煮好羊肉，男女各三四兩，再用好酒，過服沒藥各五分，稍停一會，然後上牀，用末藥，以燒酒調半分，先涂玉莖頭上，再捻圓，送進陰戶花心，俟興發，用軟紙拭去。

末藥方：上沉香一錢公丁香一錢吳茱萸一錢上肉掛一錢白艾一錢蛇牀子二錢木龜子二錢杏仁二錢細辛二錢砂仁二錢共十味，研細末，或男人不用，單女人用，用蜜丸綠豆大三粒。此二法，和平中正，極靈極驗，與市上所賣諸春藥，暴烈傷身，但圖一時快樂者，有天淵之別，切勿輕視。正是：鴛鴦繡出憑君看，麟鳳育成福汝多。再看下回分解。